

An artistic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earing a white Venetian mask with large eye cutouts and a decorative headpiece. She has a long, slender neck and is wearing a colorful, patchwork-style dress with geometric patterns in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A pearl necklace with a blue pendant is visible.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orange-yellow gradient.

流動的

威尼斯色彩

A small, dark silhouette of a gondola with a single figure inside, positioned on a horizontal line representing the water.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orange-yellow gradient.

Dictionnaire amoureux
et savant
des couleurs de Venise

世界只要殘存些許之美，我們多少總還能了解它；
美愈消失，心靈就愈失去理解及控制世界
的能力。這偉大的遇難殘軀，
古老的義大利，以她殘存的美幫助人們
——而且助益匪淺地——
繼續思索世界。

作者⊕阿藍·布依晉 Alain Buisine

譯者⊕呂淑蓉

1200318983



1200318983

福州大學
圖書館

流動的

威尼斯色彩

K954.69
093

Dictionnaire amoureux
et savant
des couleurs de Venise

著者⊕阿藍·布依晉 Alain Buisine

譯者⊕呂淑蓉

17486/55

Dictionnaire amoureux et savant des couleurs de Venise by Alain Buisine

Copyright (c) 1998 by Alain Buisin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by ZULM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0 by Rye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ZULM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生活隨筆

流動的威尼斯色彩

作者 阿藍·布依斯

譯者 呂淑蓉

責任編輯 陳靜雯

發行人 陳自航

出版 麥田出版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 (02) 2396-5698 傳真 (02) 2357-0984

郵政信箱 18966004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www.cite.com.tw

電子郵件 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 25086231 傳真 25789337

新馬發行所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lan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 2060833 傳真 (603) 2060633

印刷 凌峻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 一刷 2000年6月5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469145-2-0

售價 240元 Printed in Taiwan

致 *Le Lavena* 樂團首席小提琴手

世界只要殘存些許之美，我們多少總還能了解它；美愈消失，心靈就愈失去理解及控制世界的能力。這偉大的遇難殘軀，古老的義大利，以她殘存的美幫助著人們——而且助益匪淺地——繼續思索世界。

基多·切羅內提（Guido Ceronelli）

《義大利之旅》（*Un voyage en Italie*）

我曾多次造訪威尼斯，從來都是有伴同行（…）。獨自一人，我可能不會前往；威尼斯不是一個適於內心獨白的城市。這個城市是如此平衡且和諧，那些寫過無數蹉嘆篇章的人拋卻入淪湖的，是一種根本不屬於威尼斯的、包含陰森象徵主意的焦慮。從來沒有人告訴這些太過文人的憂鬱有錢人，在威尼斯專尋覓挑選腐敗與死亡的痕跡，未免誇張了些。

克里斯提昂·糾地且利（Christian Giudicelli）

《漫遊威尼斯》（*Quartiers d'Italie*）

色彩之都威尼斯

Venise capitale de la couleur

色彩之都威尼斯

Venise capitale de la couleur



色彩之都威尼斯 ”

opuscolo di la muller

不如一開始就向各位坦白，當我發現史上最重要、真正嘗試以光線透過雨滴時的反射，來解釋彩虹這種大氣現象的理論最早的出版地是威尼斯時，我真是由衷地歡喜。

1611年，斯普利特（Spalato）的總主教，後來於1624年死於羅馬宗教法庭監獄中的多米尼斯^[1]出版了《*De radiis visus et lucis in vitris perspectivis et iride tractatus*》一書，在這部作品中，多米尼斯解釋原為白色的光線如何在穿過雨簾之後被析解回組成它的各種色彩，他認為彩虹現象是肇因於組成白光的色彩折射性各異之故，並從而得出一個由最底層出發依序是紫、靛、藍、綠、黃、橙、紅七色的太陽光譜。說實話，我去過威尼斯已不知有多少回了，至今還未曾有幸在如鏡的潟湖上空見過任何彩虹。我安慰自己，反正在威尼斯這城市，要再添加任一種色彩，總歸是畫蛇添足，徒顯累贅罷了，事實上，多少個世紀以來，威尼斯可能除了對我們展現色彩的萬種風情、吸引我們的愛慕之外，本來就沒有其他野心。

當你由聖塔露琪亞車站抵達威尼斯時，威尼斯這個一向在視覺的安排上非常內行的城市就已經提醒你，她將讓你眼花撩亂。我這麼說，是因為這座醜陋的聖塔露琪亞車站，正

是蓋在昔日保存西西里亞聖女露淇亞遺骸，而於十九世紀中葉被摧毀的老聖塔露淇亞教堂的原址上，而這位聖女正是有眼疾的人祈求痊癒時所崇拜的聖人（此外，在義大利若希望「遮掩」帶綠帽的丈夫眼光，也是求她）。根據傳說，聖露淇亞爲了向未婚夫證明自己獻身上主的決心，挖下了自己的雙眼送到他面前，但是慈悲的聖母又給了她另一雙比原來更加迷人的美目……當教堂在1860年被拆除時，威尼斯城的居民不辭辛苦，萬分慎重地將聖露淇亞奇蹟似保存得很完整的遺骸，遷往十八世紀由卡洛·柯爾貝里尼重建的聖傑瑞米亞教堂。如今，在這座教堂正祭壇的左側還可見到聖露淇亞身裹豪華大紅錦緞，躺在加了繁複木雕的漆金遺骨骸中，供人瞻仰。黑暗中，巧妙的照明設計使得覆在她面孔上的銀鑄面具更形出色。

幾年前，教堂內還可看到兩個捐款箱，上頭用四國語言寫著：「聖露淇亞，請保護我們的雙目」，呼籲國際人士的奉獻。爲了證明聖女確實靈驗，一直到不久之前，都還可以在玻璃棺周遭看到不計其數灰塵滿佈的眼鏡——從最大眾化的廉價鏡框，到長著蝴蝶翅膀的豪華名牌都有，而且每副都伴著一封框起來的、眼鏡前主人的親筆信，信的內容不外乎

感謝聖女慈悲，使他們重見光明云云。天主教會堅信充分現代化能夠保障未來，於是將這些民眾信仰的零亂表現做了一番整頓，僅在櫥窗中留下幾對眼睛形狀、純銀打造的怪異還願物（其他大部分的「存貨」在不賺白不賺的邏輯之下，全都出清脫手）。如今在古根漢基金會正後方的一家古董店裏，只須花區區 180.000 里拉，便可買到這類還願物）。

建築風格受安康聖母堂影響甚鉅的聖傑瑞米亞教堂厚重陰暗，並沒有特別值得一觀的藝術收藏，但我決定在初抵威尼斯之際，從車站到市中心的途中，在此小做逗留，純做視覺觀賞。沒有什麼別的方法，比此更能貼切說明「眼見」在威尼斯之重於一切。關於虹膜收縮，最早提出可靠確實分析的，是十六、七世紀之交一名威尼斯聖僕會的教士保羅·薩皮（Paolo Sarpi）。薩皮不但是知名的解剖學專家，也是最先發現血液循環機制的人，此外還是協助伽利略建造天文望遠鏡的光學專家。

「威尼斯是在光線中以色彩建成的。」這是法國作家昂利·德·雷尼耶⁴²在小說《天台小棚或威尼斯生活》中所說的；而阿得利安·斯透克斯則在他的《威尼斯》中言簡意賅地說威尼斯是個「以色彩而非以線條建構的（城市）」。**實**

際上，這點是如此的明顯，我們幾乎不敢提醒大家說，從特性上看，威尼斯是色彩之首都，而佛羅倫斯則首重線條及輪廓。十六世紀托斯卡尼傳統的主要代言人，在理論與實踐上皆大力擁護線條素描至上的瓦薩利^[註3]對吉奧喬尼^[註4]免不了大不以為然，責備他放棄作畫之前先在紙上打素描底稿的正確習慣。

根據瓦薩利的說法，吉奧喬尼直接在畫布上揮筆造形，從不預先打底稿，以為「只用顏料作畫是最真實且最優秀的繪畫技法，也是真正的圖畫」。對於這位認為吉奧喬尼企圖「以色彩的魅力來掩飾威尼斯畫家線條構圖技法之不足——威尼斯畫家很長一段時間的缺點」的佛羅倫斯人瓦薩利而言，吉奧喬尼的觀念簡直大錯特錯，令人髮指！在瓦薩利的心目中，威尼斯的畫家都是些不負責任的異端，他們既然不懂繪圖，那就遑論掌握構圖、比例及人體解剖學，更不必奢望能經由超越表象來提升現實，使其更高貴，從而進達理想的境界。在瓦薩利的美學觀裏，「繪圖品質的好壞是決定一幅畫優劣的關鍵，而（……）對一幅畫做明確判斷的關鍵標準是線條與造形的品質：它的線條與立體表現、輪廓與比例。畫家的第一要務，便是以輪廓及立體表現來呈現人形，

就此任務而言，色彩只能給基礎的素描若干有限而膚淺的助益而已。」（大衛·侯藏，《十六世紀的威尼斯繪畫》）

然而，自十六世紀以降，威尼斯繪畫正就是脫離了這些先設理論的束縛：由於潟湖天然環境的濕氣與鹽分快速且無法挽救地侵蝕破壞壁畫，威尼斯繪畫發展出奠基於兩種特殊因應元素的技法，那就是選擇油做為媒劑，畫布做為支材。從這個時期起，威尼斯人便直接以顏料作畫：「事實上，顏料是如此的重要而有表現力，當畫家成功地模仿了肌膚的顏色、其色調變化，以及每種事物的特性時，他的畫作顯得那麼真實，欠缺的就是一口生氣而已。」這是羅都維科·多樂切^[1] 1557年在他著名的《關於繪畫的對話》中所寫的話，可視為對瓦薩利苛刻抨擊的有力反駁。

威尼斯繪畫的優點從不那麼在於題材與圖畫技巧，而在於其從未遭到推翻的色彩優勢。在讓·杜里葉的《死廣場》，這本可能是關於威尼斯的最美的小說中，有個人物說：「我們本地繪畫的特質，是一種來自於凌駕線條之上的色彩所傳達出的感官之美。」也因此，這人物建議替他工作的偽畫製造高手恩佐·卡米尼用不同顏色來為其古畫陳列室命名。來訪的客人於是便發現了「貝里尼^[註6] 家族的粉紅

廳；瀰漫古奧喬尼與羅倫佐·洛托^[10]風味，貢獻給維洛內些^[11]的綠廳；紅廳是給提香跟丁多列托^[12]；此外甚至還有一間灰廳，紀念的是卡納列托^[13]、貝洛托^[14]及瓜第^[15]三個家族。」從 1548 年起，保羅·皮諾^[16]就在他在威尼斯出版的《繪畫對話》中呼籲以和平方式結合托斯卡尼線條及威尼斯色彩兩者的優點。但這終究只是一廂情願的文人幻夢，在當代的藝術圈絲毫未激起一絲漣漪或回應，因為威尼斯人早已徹底拋棄了線條，徹底選擇色彩了。

關於色彩在威尼斯佔如此絕對優勢的現象，歷來的論述千篇一律歸因於威尼斯的天然環境。「若說威尼斯繪畫的祕密是懸浮在其大氣之中，散佈在其被水氣遮掩、被水面複製的天空之光線，不但不算誇張，也絕不過分渲染氣象的角色。」（迪耶哥·瓦樂西，《威尼斯感性導旅》），就好似說威尼斯繪畫的色彩之來源，首先是她的明亮度，是來自「依水潮而呈深淺條紋，因海藻群而交錯，隨著水的深度、潮的漲退及一日中的時分而有不同色調，但總依順且多變地在水面，在泥沼中反映出天空的各種色彩、各種色調」的潟湖。（雷尼耶，《天台小棚或威尼斯生活》）繪畫及其色彩反映潟湖，一如潟湖反映著天空。……在對潟湖做了長篇精湛的描

繪之後，丹恩^{3:14}自問：「是否因為日復一日觀賞這些如此的景色，因為這片逆來順受的大自然，因為事物變化萬端且滋生愉悅的面貌必然激生的想像力，才造就了威尼斯人的色彩？」（《義大利之旅》）然而，若真相恰恰相反的呢？我絕對無意否認，在某些時候，潟湖所顯出的驚人之美，的確會令人懷疑是天神重返人間，但也不得不提，大部分時候的潟湖總是陰沉黯淡，極不友善。毫無疑問，後者也才是威尼斯人大部分時候心中所感、眼中所見的潟湖。威尼斯人從來就未曾將立足在這個泥濘的沼澤區，視為天賜奇運，或是認為在其間討生活是件易事。所以說，色彩在此遠非錦上添花的現象，相反的，是威尼斯人頑強對抗天然環境的一種表現。

此外，大家也別以為所有到威尼斯來的人，都很傾倒於那些豐盛奔放的色彩盛宴。有些人對之只有強烈的譴責，比如說十分清教徒品味的律西安·法布賀。他認為威尼斯的感官之美令人作嘔，意味著反智慧及扼殺自我意識，是不可饒赦的罪行，並且極力對之鞭撻驅趕，從不罷休。他力抨在威尼斯「自然四行無時不在交媾，難捨難分。在四行中最富的水行之內，四界亦復如此：水任憑天的塑造，是風之蕃屬，奴從著土地之形狀，在諂媚土地之際又侵蝕纏繞之，一如被

它盈滿萬千色彩的太陽光譜。天空脹滿水氣，人的建築置身其中，時時恐懼，戰戰兢兢，如舟般移動。我就不提被潟湖、烈日及空氣中的鹽分、腐霉弄得五顏六色的牆面。」這一切都不過是徒然亂人目光的閃爍，欺人的表象，譁眾取寵而金玉其外。「我在威尼斯這種粗俗吸引力之中所體會到的，是氾濫過度的感官滿足。眼睛在此盡情放蕩。」（《威尼斯之低賤》）。

威尼斯是一樁迫害抽象、精神及思想的非人為陰謀：「最能貼切形容威尼斯風景溶解力的用詞也許是『自我的消散』。一個使人愉悅的個體緩慢而有自覺地蒸發，分解成細微不可捉摸、甚至可揮發消逝的元素；消散的個體以最取悅感官的面貌去參與宇宙。對視覺感官而言，是變化無窮、數量無限的色彩，這些色彩藉著海藻肥料的油質之虹彩，在單薄而油亮的水面上彼此交集，由一色過渡到另一色，絲毫沒有缺漏；在這個明亮的陷阱中，天空的光線激昂起來，無限地加倍增生，藉著完美的斷續達成了完美的連結。而正因為我們知道這些都是有解釋的（視網膜、桿狀體、細胞、振盪等等，這又是另一種詩意了），我們更能明瞭其誘惑：這種視覺的疊惑之所以獨一無二，是因為它提供給眼睛最完美的

樂趣，爲其欲望問題提供了準確的生理答案。」（《威尼斯之低賤》）威尼斯，這尊貴的共和國，「熾熱色彩之祖國」（雅森巫賽^[11]），是一場不可原諒的色彩放蕩；威尼斯，「心靈之大敵」，一個像妓女一樣，隨時準備與所有色彩苟合的城市！其實，若說威尼斯偏袒感官重於其他，我卻只有更愛她。

好像以上這些衛道之士的種種顏色說教，還不夠陰森掃興似的，威尼斯更成爲了全球的「浪漫／抑鬱派」情有獨鍾的避風港：看過威尼斯再死，一種頹廢派的流行。爲此，依據統計，每年在威尼斯自殺的觀光客不下六十名，各種死法都有，有人從高樓陽台往鋪著石板地的街道上跳；摔個腦袋開花，有的在丹涅利飯店的豪華套房裏算好劑量，來個吸毒斃命。還算好的是，有些尋死者毅然決然往腐臭難聞的運河裏跳，卻不知許多地方運河水淺，通常都只弄個骨折或扭傷腳踝收場。若依照威尼斯精神科醫師 Ramacciotti 大夫相當慎重建立的統計歸納，這些人中，拔頭籌的是湯瑪斯·曼^[12]筆下那類博學而頹廢的德國同性戀男子；緊隨其後的，是雪萊、拜倫之流，苦無愛情的盎格魯薩克遜男女。

歸根結底，選擇到威尼斯的「浪漫」背景中自我了結，